

# 法庭上的皇帝

——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始末

---

王庆祥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法庭上的皇帝

Fating Shang de Huangdi

——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始末

王庆祥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晓 春

特邀编辑：林 宜

封面设计：王劲涛

## 法庭上的皇帝

——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作证始末

王庆祥 著

\*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 5/16印张 插页 2 55,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500册

书号：1143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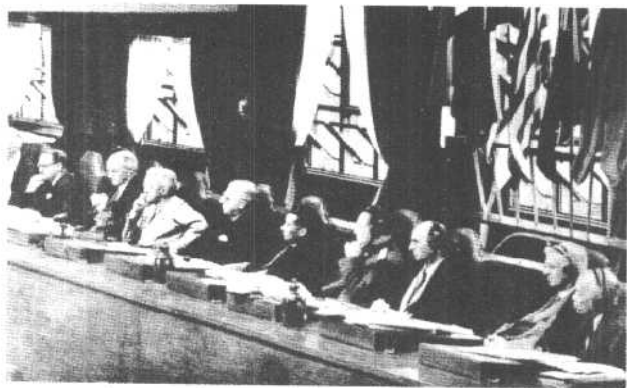
定价：0.66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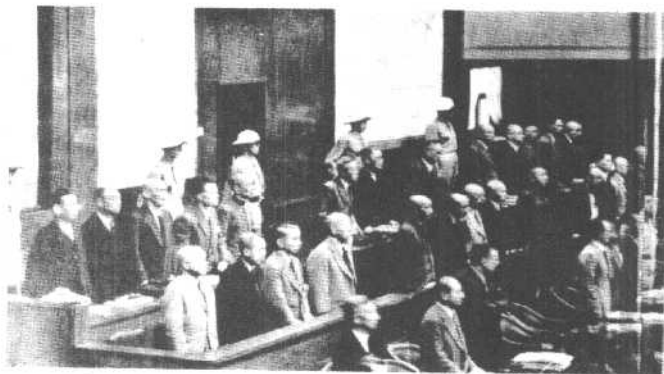
东京市夕谷法庭（旧陆军省）。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就在这里举行。



一九四六年八月，溥仪在苏联军官的押送下，前往东京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作证。



在充满国际色彩的法庭上的各国审判官。  
 右起：新锡兰、英国、法国、苏联、中国（梅汝璈）、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荷兰、印度。



东京审判开庭时的被告席。上行左起：铃木贞一、小矶国昭、永野修身、大岛浩、松井石根、大川周明（缺）、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重光葵、松冈洋右（缺）、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白鸟敏夫、冈敬纯、板垣征四郎。下行左起：土肥原贤二、畑俊六、广田弘毅、南次郎、东条英机、桥本欣五郎、木村兵太郎、荒木贞夫、武藤章、星野直树、贺屋兴宣、木户幸一、梅津美治郎。



日本战犯、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戴眼镜、戴耳机者）正在接受首席检察官季楠（右侧戴花边眼镜者）的讯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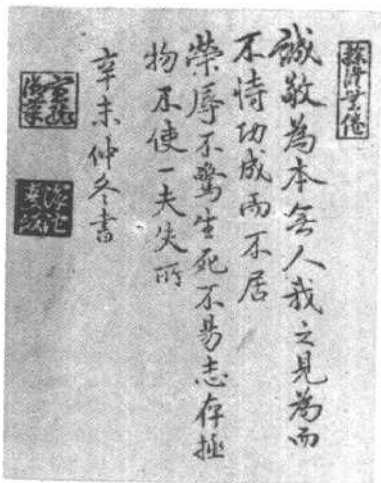
伪满洲国的炮制者之一、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



伪满洲国的炮制者之一、日本战犯板垣征四郎。



当伪满傀儡皇帝时的溥仪。



溥仪在1931年时“明志”的“御笔”。



东京法庭证人台上的溥仪。

## 出版说明

一九四六年八月，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溥仪曾出庭为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作证。作为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溥仪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统治我国东北时期的部分罪恶事实，同时由于他惧怕将要到来的对自己的审判，也故意回避或遮掩了一些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溥仪前后出庭八次，是这次审判中作证时间最长的；所证明的历史事实也是极为重要的；加之证人又曾经是一位君临天下的皇帝；因此，这次作证当时就以它的历史性和戏剧性而轰动了整个世界。

本文作者依据当时留下的各种记录、报道等文献资料，并参照了当事人和知情人的回忆，生动而细腻地叙述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全过程，把溥仪那种既愤怒又恐惧，既揭露又掩盖的矛盾的心理状态，逼真而淋漓尽致地再现了出来，资料性和可读性都



很强。尤其在事隔几十年之后，当时被看作是历史之谜的事件，今天已经大白于天下了。从这个角度说，只有今天才可能实事求是地、科学地撰写并评价这段为世人所共知的历史。

本文原载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长春文史资料》第九辑，现由本社修订后出版单行本。

## 目 录

- 迷茫的飞行：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2 ）
- 第一次出庭：溥仪出关之谜……（ 12 ）
- 第二次出庭：“猴戏”主角的自白……（ 26 ）
- 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 45 ）
- 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真真假假…（ 56 ）
- 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 65 ）
- 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 72 ）
- 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 78 ）
- 第八次出庭：又击败了马泰斯……（ 91 ）
- 在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 95 ）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

### ——爱新觉罗·溥仪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台上的爱新觉罗·溥仪，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大声发言，在这个世人瞩目的讲坛上不无愤怒地揭露了日本甲级战犯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的。在这里，我想提醒读者注意另外一个方面，从溥仪的思想改造的角度看，这时，他已不再是万民之上的皇帝，而是囚徒。然而，他并没有向人民缴械，他用森严的戒备，把自己的内心世界严密地封锁了起来。

### ——作者手记

## 迷茫的飞行：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一九四六年八月，囚居伯力市第四十五收容所的溥仪，得到苏联当局通知，去日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溥仪活到四十几岁，每天都是前呼后拥、随侍在侧，这次又提出要带一名“心腹近臣”，并说已和五妹夫万嘉熙商量好，让他随行。对此，苏联政府没有应允，溥仪也只好悻悻作罢。

溥仪一走，立刻在收容所的其他囚犯中引起一阵恐慌。因为不知道他到底是去作证人，还是去接受审判；也不知道他这一去，是否还能回来。他们关心溥仪是因为命运相连。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收容所所长拿着一张日本俘虏在收容所内编印的小报，给溥仪的几个亲属看，上面登着溥仪去东京作证的消息。所长还说，二十天之后溥仪一定回到这里。当时大家还将信将疑，直到溥仪真的回来了，他们才放下心来。溥仪回到收容所时心情还很兴奋。有一次，他对与自己一起拘留在苏联的侄儿毓

靖说：“这次作证，我和日本战犯的律师辩论起来了，声音越讲越高，几乎是大声在喊，退庭后总是感到挺累的。”

伪满十四年中，溥仪的公开讲话，包括以他的名义发布的诏书、教令和敕令，无一不和日本人高唱同一曲调。可是那显然有许多是言不由衷的。因为关东军赋予他的实权很有限，在许多地方“委屈”了他。那个时候不得不把“气”憋在心里，现在倒可以放一放了，所以在法庭上讲话的声音就不免高些。

苏联政府虽然不允许溥仪自带随侍，却也给他配备了一名译员，这位苏籍译员曾在我国哈尔滨市居住多年，既懂汉语又通日文，名叫别尔面阔夫。行前，苏方还特意为他制作了新装。于是，溥仪穿了这套合体的黑色西装，并在雪白的衬衣脖领下系上一条黑白相间的格纹领带，左胳膊上还挎着一件灰色的高级呢料大衣。就这样，溥仪在伯力地区内务局的一位上校和另外两名苏联军官的“保护”下，在伯力机场登上舷梯。

飞机在浓重的云海中穿行，溥仪的心则在迷茫的疑团中动荡。当他回忆这段难忘的飞行时，曾这样写下当时的心境：

飞到半途，忽然遇到一阵大雨，我从机舱玻璃窗口往下一看，只见山峰接连着山峰，好象是大兴安岭的模样。那时，因为我不懂苏联话，再加上对于苏联的政策，尚未能十分信赖，于是我的老毛病——狐疑症便又犯了：不是要飞往东京么？怎么飞了这半天还看不到海？特别在飞机上，苏联军官彼此间的谈话，我又听不懂，只好默然坐在一旁，一边在心里打着鼓，一边有意无意地听着。不料在他们的谈话中，我忽然听到了我仅能听懂的“哈尔滨”三个字。于是立即把这仅能听懂的三个字，又结合到我的疑心病上，因而不由得又在心中暗想到：难道这是往哈尔滨飞而不是去日本？……也许是苏联当局要把我送交蒋介石之手，怕我害怕，所以才故意说是要让我赴日本东京去作证？……这样一来，可就糟了，这不等于前去送死吗？……就在这遐思万里、疑虑横生的时候，这架飞机也在空中轻快地飞翔着。当我胡思乱想尚未有丝毫头绪的时候，这架飞机却毫不犹豫地开始在一个机场上降落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什么哈尔滨，而是离海参崴八十里地的一个地方。我“化忧为喜”地

下了飞机，进入了当地海空军人员俱乐部的军官宿舍。在这里住了几天之后，才开始动身前往海参崴。

从这里到海参崴是乘汽车走的，在这八十里区间，汽车依山奔驰，傍海疾行，路转通幽，情趣盎然。刚刚摆脱“死”的疑虑，这时溥仪似乎又有兴致欣赏汽车两旁的优美风光了：那远方巍峨的山峦，与紫禁城御花园中的假山绝不可以同日而语；这近处嶙峋的怪石，也绝非满洲“帝宫”的西花园中所能见到的奇观。同行的苏联军官主动给溥仪充当解说员，一会儿告诉他这里是规模巨大的一流疗养院；一会儿又告诉他那里是富丽堂皇的文化宫。溥仪大开眼界。

汽车很快就进抵海参崴了，这是一座幽静而美丽的山城。溥仪连作梦也想不到就在他生活的这个天底下，竟还有这样一块美丽的地方：无论是山脚下还是山腰中，都有楼房矗立。山城虽起伏不平，建筑却井然有序。从溥仪所住的那栋六层楼房中远远望去，浩瀚的碧海，洁白的雪浪，尽收眼底，真让人平添醉意。溥仪从小就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天”有多大，他并不真正懂得；这一回，他确实是领略了“海阔天高”的实在内涵。

由于天气不好，山城总处于浓雾的笼罩之中，飞机无法起飞，溥仪在海参崴一连停留了七、八天。苏方对溥仪的待遇很优厚，每天下午他可以自己走到海边去，散散步也宽宽心。后来又回到离海参崴八十里的海、空军俱乐部，并从附近的机场搭乘一架水上飞机，经过五小时的飞行，到达日本横滨附近的厚木机场。

溥仪出庭作证所以能为世界各国瞩目并不是偶然的，早在溥仪抵东京前一个多月，有关的消息已经流传开来。国民党中央社在六月二十四日就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

东京战罪法庭于六月二十四日起再开，将要了解张作霖被杀和溥仪由津赴东北内情，为之将邀张学良作证。在起诉中，并可能传讯去夏被俄人逮捕之溥仪作证。但一般观察，俄人未必允许其赴东京。溥仪在俄被拘之地点，迄今尚难判明。

这位记者没有判明的地点正是伯力第四十五收容所。当时溥仪忙于在那里写材料，他写过履历，写过由天津到东北的过程，也写过在伪满当皇帝的境遇。苏方要求他写这些材料正是为出庭作证准备的，虽然他本人对此并不很清楚。过了一个月，国



民党中央社的记者又在七月二十八日从东京发回电稿：

据记者单独获悉，国际战犯法庭检查处美检查官，亟欲将伪满皇帝溥仪传至东京，作审判一等战犯之证人，迄今尚未得到，据信在苏手中。

其实，溥仪此时已在准备从伯力动身了。到八月七日晚间，重庆国际电台又播出一条新的消息，消息说：

东京联军总部宣称，前伪满皇帝溥仪将出席战罪法庭作证，但日期未定。溥仪现在海参崴，在出庭期间将居于此间苏大使馆，由苏看管。

这条消息已经透露了溥仪出庭作证的内幕，关于溥仪出庭的时间、作证的范围、留居东京期间的管理以及作证结束后的归属等问题，均已由苏方和联军总部商妥议定了。这一点，在有关溥仪抵达东京的报道中说得更加清楚。据八月十一日《华声报》载：

[中央社东京十日专电]昨晚有苏机一架，自海参崴飞抵此间厚木机场，载来前伪满皇帝溥仪及随行之苏联人员一批，包括苏联检察官